

沧月绝爱三部曲

沧月绝爱三部曲



星坠卷
一切贪嗔痴妄，
终将归于无痕……

沧月
作品
CANG YUE ZUO PIN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星坠卷

XINGZHU
JUAN



沧月
著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星坠卷/ 沧月著. -- 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438-9606-2

I. ①星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5880号

星坠卷

著 者 沧 月

出 版 人 谢清风

策 划 人 周 政

执行策划 王雄成 杨翔森

责任编辑 夏新军 曾诗玉

特约编辑 夜游宫

装帧设计 彭意明

内文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
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960×660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8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606-2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星坠

 XINGZHUI

001

一、花蕊夫人 /002

二、往世 /014

三、故国三千里 /036

四、葬心 /048

五、星坠 /062

六、尾声 /069

神之右手



SHENZHIYOU SHOU

071

一、黑瞳 /072

二、刺客 /083

三、帝王泪 /094

四、凌神者 /108

五、冰封祭坛 /118

六、暗黑破坏神 /126

七、永垂不朽的诗篇 /136

飞天



FEITIAN

139

- 一、舞姬 /141
- 二、星夜 /154
- 三、古堡 /163
- 四、蜀山 /171
- 五、支提窟 /179
- 六、飞天舞 /193
- 七、惊梦 /213
- 八、地狱变相 /221
- 九、障 /234
- 十、轮回 /243
- 十一、缘起 /260

星坠

 XINGZHUI

一、花蕊夫人

拂香殿中，重重的帘幕背后。

深宫不知流年飞度，起来已是正午时分，摒退了侍女，慵自梳头。纯白色的长发瀑布一样地铺叠下来，把她衬进了一地白雪里。

这样的日子已经多久了？

虽然他们翼族能享有较长的生命，但再过上几年，衰老也将毫不留情地来到了吧？

紫衣的绝色丽人长长叹了口气，却是无声的。看着华丽的金制的妆台镜中，那一张连自己都陌生起来的脸：比以容貌著称的鲛人更加美丽不可方物，娇娆而媚惑，有着多年来养尊处优的慵懒优雅气质。然而，却是如此的陌生。

连她自己，都已经快不认识这张脸了，那么那个人，更恐怕已是相见亦不相识。

她垂下头，看着手心。那里，一条深深的伤痕划破了玉一般的手掌——所谓的爱，其实不过是人造出来骗自己的梦。她想她也该明白了。

“夫人，大王传旨，请您立刻梳妆，去紫宸殿欢宴。”

身后的门轻轻打开，有侍女衣裾轻轻的拖动声。然后，就听到匍匐在地进入的女官的轻声禀告，语气焦急——这般的急切？想来，那个说一不二的王者又忽然心血来潮了吧？昨天那一场长夜之饮直达四更，今日却又要开新宴。

她没有立刻回答女官，只是从碧玉的梳妆盒中，拈起了一只玳瑁簪子，缓缓挽起委地的长发。她梳理得很慢，仿佛神游物外，根本没听到禀告。

那个女官满脸焦急，却不敢打扰，只能跪在帘外等候。

梳妆未毕，第二个传令的女官又到了，同样是匍匐在门外，清晰地一字字复述着王者的旨意：“大王传旨，召花蕊夫人即刻前往太清阁。”

她的手指顿了一下，继续绾发。

她有着一头奇异的雪白色长发，流雪飞霜一样滑落，映得那双手竟透明如水晶。

明白主人是故意在拖延时间，周围的侍女跪了一地，大气也不敢出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的神色——宫里谁都知道夔王的喜怒无常，即使她们的主人是最受宠的妃子，如此一再忤逆只怕也会触怒龙颜，她们这些下人也不禁为夫人此次的怠慢握了一把冷汗。

“夔王有令，召花蕊夫人即刻前去太清阁，不得怠误！”

第三道命令果然在一刻钟后到达，这次来的不是女官，而是燮王身侧的侍卫。望着房内尤自慢条斯理梳妆的妃子，他声如洪钟，眉目间隐约有怒气。

片刻之间，已有三道旨令下来，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。

侍女们都已经是惶惶不安地互相望着，但紫衣的妃子却是将门外的侍卫视为无物，不急不缓地将最后一支玳瑁簪插上了发髻，在镜前顾影徘徊，妥帖了鬓边的珠钗，然后才施施然地提起了拖地的衣裾，对周围簇拥的侍女们点了点头，玉齿吐出两个字：“备轿。”

燮王端坐在太清阁上，看着下面七彩的舞袖起而复落，手里的金杯却慢慢变了形，美酒从杯中溢出。

“还不来？好大的胆子……”带着怒意的低语从王者的嘴角滑落，手霍然拍到了金案上，低喝，“传令羽林军管带，立刻去把那个女人给我压过来！”

“遵命！”虎豹般的卫兵们立刻动身，向着拂香殿奔过去。

然而刚刚走到太清阁的廊下，已经看见那一袭紫衣在簇拥下飘了过来，宛如一朵云。

“妾身来迟了一些，皇上何必如此动气呢？”她笑着盈盈下拜，随着她的低首，珞金的流苏擦着绝美的脸颊长长垂地。最受宠的妃子抬起头，一头流雪飞霜似的长发披散开来，嗔道：“皇上后宫佳丽三千，难道非臣妾不可么？”

“怎么来得那么晚？”看到宠妃的到来，燮王的怒气稍微缓了一下，

但是语气仍然严峻，用手指抬起她的下颌，看着她的眼睛，“天下可没有人敢怠慢朕。”

“皇上容禀。”仿佛是早已料到天颜震怒，花蕊夫人从容地笑了起来，从袖中取出一幅洒金小笺，让左右侍女呈给夔王。夔王略微一愣，耐着性子接过，有些好奇地打开来。

精美的云纹雪笺上，有娟秀的四行字迹：

“朝临明镜台，妆罢暂徘徊。

千金始一笑，一诏讵能来？”

那一瞬间，夔王终于大笑起来。他扔掉了酒杯，下去拉起紫衣的宠妃，把她拥在怀里，称赞：“爱妃，你的脾气还是一模一样的骄横啊……后宫哪个女人敢对朕这样？真是虽花亦不足比拟你的容色和慧心，非得用花蕊这个称号才行。”

“皇上，刚才你可真吓人。”她迎合着微微笑了起来，将头蹭在王者坚实的胸口上，娇嗔地——就算是天下人都为夔王的喜怒无常而战栗，她却不畏惧。能专宠那么久，她不可能不清楚他那对于外人来说变化无常的脾气。

丝竹重起，夔王拥着宠妃坐在高位上，看着底下几百名翩翩起舞的宫娥，抚摩着她美丽的银白长发，神色平和了许多，不时和她欢笑对饮。

歌舞已至半夜，她脸上有了微微困倦的神色，然而夔王依然兴致高昂，她不得不强自支撑着陪伴。

过了午夜，王者大笑的声音也低了下去。就着她手里喝了一口酒，燮王看定了她，忽然目光黯了一下。他出其不意地抬起手，捏住了她的下颌，转过她的脸来，喃喃：“有点像啊……是真的像，还是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？”

她微微一怔——又是这样的话。自从她十八岁进宫承恩那天起，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见过皇上这样看着她自言自语。

像谁？应该是另外一名女子吧？而且，那个女子如今定然已经不在他身边。

但……以他如今的势力和武功，在这个天下，竟然也有无法得到的东西吗？

她忍住了没有问。她一向知道做一个妃子的分寸，也知道燮王喜欢的是怎样的一个自己：华美的衣饰，娇娆的容颜，轻盈的舞姿，曼妙的歌声，聪慧的应对，以及适时的糊涂。

燮王所喜爱的，只是这样的美丽多才的女人而已。

所以，其余的，她都不必问。而且，她也不想问。

——何况，单单为了扮演好花蕊夫人的角色，她已经透支了所有精力。

底下一曲方休，燮王有些无趣地抬头看天。天空中，北斗的光辉忽然强了一些，燮王的目光猛然被吸引过去。愣愣地看了很久，竟欢畅地笑了起来。他揽过她的肩膀，指着星空温和地对她说：“看啊，爱妃，看见北斗了么？”

“北斗光芒大盛，是陛下的武德。”她笑着，剥了一颗葡萄送到他嘴边，细声回答。

燮王没有吃她剥的葡萄，眉头微微皱起：“不，我是让你看破军旁边的那一颗小星。”

“小星？”她终于不得不应景地抬头看天。

南天上，那明亮的北斗七星旁边果然多了一颗微弱的小星。那是……她心中忽然一震！勉强地笑着，扶了扶发上的那支玳瑁簪子，她装作不解地发问：“咦？怎么北斗旁多了一颗星星呢？难道是大王又要新添一州的国土？”

“不，”燮王笑着起身，负手望天，“那颗小星叫做辅，平时是看不见的，是暗杀者的星辰。”

“暗杀者？”她的手指停在发髻上，眼色变了变。

“十二年前，正是那颗星带我登上了王位。”燮王大笑着看漫天星斗，在短短的刹那后，已经完全把她置之一旁，只是低头对着玉阶下的太监厉喝，“速传钦天监！”

“那么，臣妾告退了。”花蕊夫人适时地起身，敛襟行礼。

燮王没有再看她，只是继续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着天空。他的眼中映着漫天的星辰，亮如流星，而他的思绪，已经沉浸在另一个地方了。

她知道在十二年前，这个男人杀死了七位兄长，东征西讨，灭了割据的诸国，从而结束了乱世的局面，成为大燮王朝的开创者，君临天下。但是，这样彪炳千秋的功业，却始终不能带给这个男人多少的快乐，他的表情始终都是这样的阴沉。

十年的衾枕承恩，即使是心思细密的她，却依然无法看透这个王者的内心。

黎明微光透出时，终于宴散。

花蕊夫人坐上侍从抬的肩舆，用罗扇掩住小嘴，微微地打着哈欠。然而，在起轿的那一瞬间，她忽然觉得有人看了她一眼。她的心骤然一跳：那种眼神，分明是同族人之间才有的心灵呼应！——难道，在这中原人的深宫中，竟然还有着来自遥远异乡的翼族同族吗？

她回头探询，然而肩舆已经往前抬了开去。

在回顾之间，她只看见那一群刚刚从太清阁里散出的、献舞的宫女们。那些从各个属国敬献上来的女子，裹着曳地的白纱衣，美丽得如同最娇嫩的白芷花，却一个个几乎一模一样，难以分辨。

她定定地看着，心头忽然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

此刻肩舆已经转过交泰殿，来到了后花园。在树木的荫蔽下，她看见一袭青衣向后宫门的方向走去。心中暗自一惊，叫停了肩舆，试探似的唤了一声：“少司命？”

花树下，青色斗篷中的少年抬起了俊秀而苍白的脸，霍然回头。

他的眼眸是淡紫色的，在树叶阴影里如同星辰闪烁——歆临少司命，是夔王最信任的心腹智囊，也是全天下最出色的星象家，曾经准确地预言过诸多天下大事。在这样深的夜里，本该居住在璇玑台上的他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

少司命的脸色有些不安，一直站在阴影里。

花蕊夫人斥退了左右，独自走了过去，低声：“少司命在这个时候出宫，是准备去哪里？皇上刚下旨要传你觐见呢。”

“传我还有什么用呢？星辰诸神的意愿已定，无法更改。”少司命淡淡苦笑，抬头看着天空，“我知道皇上要问我什么，而我早已告诉过他结果。我此刻若不走，估计有性命之虞。”

夜空里，星辰交相辉映，在北斗的冷光下，那颗辅星几乎黯淡得看不见——然而，毕竟是存在着的。那是不祥的预兆，一颗属于暗杀者的星辰。

花蕊夫人也静静看着天空，没有问钦天监究竟占星得了什么结果。

忽然，她微笑了起来：“少司命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答应过，要为臣妾观星一次——那么，现在在你走之前，可以告诉我占星的结果了罢？”

“夫人一定要知道么？”歆临微微一怔，嘴角忽然有一丝苦笑，抬手指着北方黑沉沉的天空某一处：“很奇怪……夫人的司命星辰，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黯了——就在那里。”

“是消亡了吗？”毫不意外的，花蕊夫人轻轻笑了起来，目光在那一块空无一物的夜幕中搜索着，“星陨人亡，但是和星辰对应的我却仍然活着……这连少司命都无法解释吗？”

紫眸的少年微微点头，不辩一辞。

“那么，少司命走好。”花蕊夫人却没有多问，只是点点头，敛襟一礼，便径自往花间走了回去，白色的长发在黑夜里发出淡淡的光彩。

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个并非出身于翼族嫡系的女子，竟有着如此纯净的一头白发——那是只有翼族皇室男子才有的发色。

看上去，还真的和那个人有几分相似呢。

歆临站在花树底下，看着陌间归去的女子，蓦然间有些明白了——或许，这就是夔王如此宠爱这个翼族妃子的原因吧？

十多年了，曾经在乱世中并肩战斗的六个人，像风一样的流落四面八方，只留下了君临天下的夔王风炎，孤独地留在了玉座上。

而那个他深爱过的人，如今又在何处的星空之下？



没有召到少司命歆临，夔王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大发雷霆。

“歆临一定是走了。”望着外面灰白色的天空，王者坐在大殿上，一瞬间似乎老了十岁，喃喃，“他知道朕即将驾崩，怕朕为难他，所以趁早走了。”

“皇上！”花蕊夫人震惊地转头看着他。

——驾崩？从这个人嘴里说出的，是他自己即将死亡的预言吗？！

“爱妃，你知道少司命说什么吗？”夔王清晰地复述着不告而别的少司命留下的话，眼里噙着冷笑，“他在留下的书信里说：星气寒冽，必然在今天落雹。如果落日时分冰雹可以停止，那么我还有活下去的机会，如果不能，就最好交代一下后事。”

“皇上！”她不知说什么好，只觉得手一瞬间发抖。

是……是因为太高兴了么？

“爱妃不必担忧，我自然会安排好你的事情。”他仿佛误解了她的心情，只是垂手抚摩她银白色的长发，安抚，“诏书已经密封在函中了。如

若我驾崩，那么，你就可以回沧浪州莺歌峡那边的故乡去了——”

温柔地说到这里，语调却是出乎意料地一转，看着她：“如何？这一来，你一定希望我早日死去吧？”

“皇上？”她怔住了。但是，却并没有否认的意思。

“你是恨我的吧？”夔王抬起她的下颌，凝视了这个最宠爱的妃子片刻，忽然间唇角露出一丝恶意的笑，“不过，尽管恨吧！馥雅公主，翼族人的骄傲！你的一生都已属于我。”

馥雅公主。被那个久已搁置的称呼刺痛，一贯伶俐乖巧的女子眼里陡然腾起压抑不住的恨意，忽然站了起来。然而不等她有所动作，夔王却扣住了她的肩膀，把她按倒在铺满银狐裘的榻上，狠狠地覆上来，吻住了她的唇。

那样的吻是霸道而炽热的，让她几乎窒息。

他想征服她……就如，在多年前征服了她的国家一样。

她怎能让他如愿以偿！

“滚！滚开！”她在一瞬间忘记了种种顾忌，露出了心底多年来埋藏着的恨意，激烈地反抗着，尖利的指甲在他背上抓出道道血痕，“你这个……暴君！滚开！”

然而夔王毫不怜惜地扼住了她的手，压下她的一切挣扎。

这场力量悬殊的争斗很快结束了，只余下帷幕间剧烈的喘息声。她卧倒在银白色的狐裘里，华丽的宫装散落一地，长发铺散，和狐裘一个颜色。她没有再反抗，只是保持着一种溺水者的绝望姿态，紧紧抓住覆在上方的人，眼睛里有一种神智渐渐抽走的空洞。